

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……”这是我们小时候说的歌谣。

在美国疫情当下的腊月里，没有要过年的感觉。尽量不出门，在家闷了一年了，感觉有些无聊。回忆一下小时候过大年吧！

那时候非常愿意过年，每进腊月就开始算还有多少天要过年了。一天一天地盼过年。

大年前，妈妈早早就忙着给我们准备过年穿的新棉衣、新棉裤。我们家五个孩子，现在想起来妈妈要花费多少时间为我们每个人都做好新衣啊！最小的时候爸爸给我们买做棉衣的花布。我们大一点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和姐姐妹妹做棉衣的花布都是我们自己在商店里选的。站在哈一百和道里秋林公司的花布柜台前，要选上好长时间。

进了腊月，家家户户就开始做过年的准备，首先就是洗被褥。那时候洗被褥可不是个小活，我们家住在三楼，老房子没有上下水道，要到十道街的道对面水站去买水（一分钱两桶水）。爸爸和哥哥去挑水，有时我和姐姐、妹妹用扁担抬水。下水要一桶一桶的拎到一楼倒在院子的下水道里。光洗衣服上下水就要花费好大力气。再加上人多被也多，且每床的被褥还要拆下来再缝上去。这项工作在我心里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前准备。

腊月天的大街上，一片节日气氛，道里西十五道街上小贩们摆满了各种各样的“福”字，各种各样的对联、窗花、灶王爷、财神爷等各路神仙的画。还有大小鞭炮和味花。我们孩子们要花很大功夫选回来最满意年品。

哈一百和道里的新华书店里的空中，挂满了年画，我特别喜欢看年画。每到年前，我和哥哥姐姐妹妹去选每个人自己最喜欢的年画，哥哥选的都是古代的英雄，赵云、武松、穆桂英、黄忠等；我和姐姐妹妹选的都是大胖娃娃和大美人。

我们家的小厨房的灶台上面有一个横版，供着灶王爷和灶王奶奶，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两边对联是，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横联“一家之主”。我们家的一间屋里还供着“张仙”，“张仙”两边的对联是“打出天狗去，引进贵子来”，横联是“保我子孙”。张仙是保护小孩的神仙。爸爸妈妈供着张仙是为了神仙保佑孩子们健康成长。

腊月二十三是小年，也是各路神仙上天的日子，然后大年三十再接他们回来。这一天点上香供神仙，为了让神仙们嘴甜，上天多说好话，我们要买灶糖，也叫甜瓜供神仙。

现在每到腊月二十三都要包饺子。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这一天不是吃饺子，而是吃面条，也许是因为现在平时总吃面条，不把面条当好饭吧。所以过小年就不再吃面条，改吃饺子了。

我记得腊月二十三这天，妈妈让我拿着一盆白面到西五道街面条铺

压面条，要压面条的人很多，排很多人。我们可以目睹压面条的全过程，在一个很大的大铁锅里和面，然后用机器压成大片，再压成条。

腊月二十四是爸爸的生日，每到爸爸生日这天，家里做很多好吃的，庆祝爸爸的生日。

腊月二十五以后就开始收拾房间，先是爸爸清扫屋里烟囱。我们家的一个屋里有个铁炉子，为的是取暖和做饭。烟囱一直通到另一个房间再通往外边的烟道（爸爸每年要清理几次烟囱）。

清理完烟道就开始扫房，买一把新扫帚扫屋子的墙壁和棚顶，然后擦各处的灰尘，连床底下都要扫干净。还要擦地，一点儿地板油都没有的木板地用刷子刷得很白很干净。大扫除全家总动员一起干，也要干整整一天。

临近年根还要把家里的锅碗瓢盆等厨房用品都清洗一遍。

每年年底爸爸托人到农村买一大块肉，做各种好吃的。肘子、排骨、炸酥白肉、炸肉段、酥鱼等，都提前做好放在走廊和窗外走台上的箱子里冻着，留着过年吃。

妈妈做面食，蒸大枣呛面馒头，蒸很多豆包等留着正月吃。

大年三十，我们盼望已久的年终于到了，妈妈前一天发好面，早起不到五点就开始炸面鱼，大锅就在离床很近，我们孩子们都坐在床上看妈妈炸面鱼。我们边看着妈妈做边吃着面鱼。我们的心情特别高兴。

大年三十开始贴“福”字，贴对联，墙上挂满了我们买来的年画，自己住的房间挂自己选的年画，我们女孩的屋里挂了满墙的大胖娃娃和大美人，哥哥屋里挂满了古代英雄人物。

爸爸还给我们每个孩子买玩具，每年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新玩具，给哥哥买皮球，给我们每个女孩买不同样式的娃娃，还有橡胶小动物等。我们十几岁时，爸爸给哥哥买了一个用手扒拉的琴，给我和姐姐买了口琴。我一直保留着爸爸买的口琴直到长大以后。

大年三十白天我们还要把过年这些天的用水准备好。大街上水站排队打水的人非常多，用水桶排队，能有上百个水桶在排队。甚至要等上一个多小时，我们把家里的水缸和水桶全部灌满。初一不用出外打水了，好好过年。

三十晚上最热闹了，爸爸妈妈忙着准备丰盛的年夜饭，我们在外面放炮竹，哥哥敢放二踢脚，我和姐姐妹妹们放小鞭儿，还有嘀嗒筋。小鞭儿都是拆开一个的一个的放。用吐沫把小鞭儿冻在走台栏杆上，用香点燃，后来我们还敢用手拿着小鞭儿，点着往外扔。鞭炮响时我们捂上耳朵。那时候真有意思！

爸爸妈妈把年夜饭准备好了，一大桌子好吃的，非常丰盛。

吃饭前首先供神仙。

然后开始吃年夜饭。这是一年最过瘾的大餐了！我们每人喝上一小杯色酒或啤酒，全家举杯祝福！新的一年更加顺利，幸福！

吃完年夜饭，爸爸还带我们在走台上放大吡花。

半夜还要吃饺子，妈妈把饺子里包上了钢镚钱、花生、果仁等东西，当我们吃到钱的饺子时非常开心。

爸爸妈妈还给我们每人压岁钱，虽然钱不多，可我们自己有钱非常高兴。

过了腊八就是年

赵秀芝（印第安纳）

那时虽然没有电视，没有春节晚会，但春节过得非常有意思。

初一早上，一大早起来，我们都穿上了新衣，妈妈给我们每个女孩都用爸爸给我们买的红色头绦子扎小辫，戴上爸爸给我们买的头花，我们穿着新衣戴着头花，觉得非常漂亮。

屋里收拾的非常干净，床上换上了只有过年时才用的最漂亮的床单，桌子上还摆着一盘杂拌糖，一盘花生，一盘瓜子。我们开始在院子的各家拜年。

我们院子的二楼和三楼都是大长走台，室外楼梯。院子里有二十多户人家，每家孩子都很多，光小孩就有几十个。院子里一早就热闹起来，小孩们挨家串。进门就说“过年好！”人家给我们块糖吃。我们就跑了，然后再到另一家。院子里的小孩们也到我们家里来拜年。一片节日气氛。

白天我们还要去四大爷家给四大爷四大娘拜年。

初一早上是吃饺子，下午就吃三十剩的大餐。我们连续几顿吃好的，又吃的太多了，院子里很多小孩都吃伤食了，打嗝很难闻。我也曾经有过这样。

让我很难忘的两个初一，那是我很小的时候，肯定是上学前。初一早上我穿上了妈妈给我做的新棉衣，我记得那个棉衣是蓝色底子带有很漂亮的花。我穿着新衣拿了嘀嗒筋在二楼楼梯上放，哥哥姐姐从三楼下来了。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放嘀嗒筋，就把拿嘀嗒筋的手背在后面，结果嘀嗒筋把我的新棉袄烧着了，烧掉了棉衣的一个衣角。我心疼的不得了，妈妈也没怎么说我，用同样的花布给我补上了。

第二年过年，妈妈又给我做了一件新棉袄，这件棉袄也是蓝色底子，一朵一朵的粉色小花，非常好看，前面还有两个扣兜。大年初一我又拿着小鞭儿出去了。二楼一个小孩给了我一块马粪纸当香，点小鞭儿用，我放完了小鞭儿弄灭了马粪纸，把马粪纸放到棉衣兜里了。结果马粪纸看上去像灭了，其实没灭。回到家，大家看见我的棉衣兜冒烟了。马粪纸把我的棉衣兜弄着了，火把衣兜外面都烧坏了。真是气人，连续两年烧了两件新棉袄。妈妈还是没怎么说我，后来妈妈拿这事当笑话跟大家说。

大年初二我们去亲戚家拜年，我们去道里买卖街的一个姑姑家拜年。还去太平区小苏姑姑家拜年，我们最愿意去他们家了，矮矮的小泥平房，大火炕。我们进门就去炕上暖和。小苏姑姑非常重视我们这些客人。每次都去都给我们做一大桌子丰盛的大餐。

爸爸和妈妈在家里接待来拜年的亲戚朋友

初三以后就没什么事了，觉得年快过完了，心中有一种很舍不得的感觉。

初七人日子，吃面条，吃了面条小孩平安。这一天还要洗衣服，不知是什么讲究。

正月十五元宵节，这一天爸爸买来元宵，早上煮元宵，晚上还要做一大桌菜，再炸一大盘元宵。我们更愿意吃油炸元宵。

妈妈白天做一些面的“升虫”，大长尾巴绕成圆，盘坐在那里，两边各有一个元宝，嘴里一个钢镚钱，上面还有一小块红枣当舌头，做的非常好看。这一天要把升虫挂在窗户上面，到二月二的时候才拿下来。

爸爸妈妈还做了很多萝卜灯，把胡萝卜和青萝卜切成大厚片，在上面挖个小坑，里边发点油，再用棉花捻成绳做捻。点上胡萝卜灯和青萝卜灯，放到窗外的窗台上、走台栏杆上。

十五晚上，大街上也有灯会，道里十二道街的大树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彩灯，很多都是古代美人的图案。我们挨个仔细看。

正月十七中人日，吃面条，洗衣服。

正月二十七老人日，吃面条，洗衣服。

转眼二月二到了，这是龙抬头的日子，爸爸会买猪头肉给我们吃。妈妈还给我们炒黄豆吃，我们觉得炒黄豆也挺香的，放到兜里当零嘴吃。

窗户上面的“升虫”这一天也摘下来了。年，彻底过完了。

经历着春夏秋冬，再盼着下一个“年”的到来。

就这样，年复一年，过了七十多个“年”了。各个时期的“年”有着不同的过法，不同的快乐。但现在想一想，小时候对“年”的那种期待，那种盼望，过年时的那种纯真的快乐，最让人留恋的。

